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大明奇俠傳 第十二回 雲小姐女扮男裝 雁公子改名換姓

詞曰：想當年，論富翁，數陶朱，讓石崇，金銀此日誰家用？有錢難買君王壽，無藥能醫祿命終，閻王不受人間俸。甚來由忙忙碌碌，依然是渺渺空空。

右調（耍孩兒）

話說那雁公子一把提起刁虎，扯下丹墀，左右那些家將、打手和張英見這般光景，一個個都執出兵器向前來救，到面前正欲動手，怎奈儼然單刀會上關公執定魯肅臂的故事一樣，大家故不敢動手。只聽雁公子大喝一聲道：「你們這些狗頭，敢來動手！等我先殺你主人，然後殺你們的狗頭！」

說罷，右手一揚，寶劍向刁虎臉上晃了兩晃。刁虎喊道：「不要！不要！左右快些退去！」眾人不動手。雁公子道：「快些送雲小姐回去，我便饒你！」刁虎被扭，沒奈何，只得叫左右：「快些送雲小姐回落賢莊去吧。」眾婦女遂將雲小姐擁出後宮。雁公子扯了刁虎，送出莊門。看著雲小姐上轎，過了壕河，去了兩箭路，方才自己扯了刁虎到小橋邊，解了馬，取了弓箭，跨上馬，方才把左手一撤，放了刁虎，道：「公子受驚了，改日再會。」把馬一夾去了。正是：鼉魚脫卻金鉤釣，擺尾搖頭再不來。那刁虎與張、包二人氣得目瞪口呆，一場無趣，不表。

再言雁公子同雲小姐來到水月庵，老夫人一見，好不歡喜，道：「難為賢姪了！」忙上家人收拾，即刻回府，不一時到了家中。雲文聽了這信，暗中叫苦，假意到後堂安慰了母親、妹子，致謝了雁羽。夫人叫女兒拜謝了恩兄，治酒壓驚不表。

單言刁虎氣了個昏，叫道：「罷了！罷了！我拿住此人，碎屍萬留，方泄我胸中之氣！」本是犯法之事，又不敢聲張，只得吩咐家將、打手並三百軍兵道：「你們有人拿得此人，我賞白銀千兩，還要重用。」那眾人領命，每日三五成群，到落賢莊緝拿。包成道：「何必如此，二爺改日問雲文便知端的了。」

不表刁虎尋蹤問跡。再言那公文一嚇，躲在家中，也不敢見刁虎的面。過了幾日，雲小姐因著了驚，心中結悶，同彩蘋在後樓開窗玩景，忽見莊外有無數弓兵，三五成群，來往窺探，一日數次。小姐心中明白，道：「不好，這必是刁賊差人前來緝拿雁羽，倘若拿去，連奴也不保了。爹爹又不家，哥哥又是他的人，恐他奏聞刁后，擇吉娶奴家去，並搜雁羽，那時怎了？」

不表小姐心憂。再言雲文一日到莊外閒行，不想遇見包成，一把拉住道：「好人呀，刁二爺請你呢。」不論好歹，就扯雲文到太平莊。見了刁虎，刁虎道：「總是你鬼供我，費了多少事抬了來，你卻又叫人來奪了去，凡乎將我唬死，今見我有何分說？」雲文道：「真真冤枉！前日不知家母叫那個來搶了回去，我恨了這幾日。」刁虎道：「不管你閒事，你只將此人送來，然後我請娘娘旨來娶親便了。」雲文道：「此人是---是母---親的姪子，叫我如何進來？只有我同你去捉。」刁虎道：「你莊上是奉旨不許人進出的，哄我去拿我的？」雲文道：「小弟怎敢？」張英、包成二人道：「如有失誤，再領三百羽林軍來，一發連小姐搶了，有官司再打。」刁虎道：「也說得是。一不做，二不休！」遂向張英道：「張兄，托你保我一行人。」張英道：「將眾打手只好埋伏在外，再叫了有本事的同我進去才好。」刁虎道：「有理。」遂叫他一個貼身的家將來。此人姓季名德，山西平陽府人氏，因犯罪投在刁府。有三十以外的年紀，有三百斤膂力，會些拳棒，善能飛牆走壁。那日領命，同張英扮做家將的模樣，帶了暗兵器。商量已定，同了刁虎，騎了馬，黃昏時分，都隱到落賢莊來，雲文引路，眾人隨後而來，不表。

再言雲小姐刻刻留心，那日在樓窗口，又見四下有人窺探，心中明白，忙到母親房中，說了備細，即請雁公子到來告訴一遍。雁公子和夫人大驚道：「他眾我寡，怎生是好？恐他來一齊搶了去，明日再去告他，也是遲了，況且也是受過他家聘禮，就是到了官，也無大罪，反張揚出來。」小姐道：「我自一法，只得如此如此便了。」夫人大喜，各去裝扮不表。

且言深黑時分，雲文回家，先尋雁公子。尋了一會，並不見蹤影，問家人，也回不知，心中疑惑。來到後堂，只見夫人、小姐又同一位少年書生坐著說話，細看卻認不得，心中越發疑惑。走到面前，夫人道：「雲文，快來見禮。」雲文道：「此位是何人？」夫人道：「是你舅舅的公子。是你表弟趙素。」雲文聽了，認以為真，忙作揖道：「不知老弟駕到，失迎，失迎。」禮畢坐下。雲文有心問道：「雁兄不知那裡去了？」夫人道：「他今早來辭。說往關西去了。」雲文一聽，半喜半憂；憂的是雁羽去了，無人交與刁虎；喜的是刁虎來搶親，無人阻擋，無人奪回。想了一會，道：「表弟請坐，我就來奉陪。」說罷，走出後堂，來到後園，命了刁虎差來的人傳了消息，復進後擺家宴，陪表弟飲酒。假趙素同雲文並坐，夫人同小姐並坐，飲了數杯。

約有一更時分，正飲酒時，猛聽得一聲嘈嚷，擁進三個人。夫人大驚，抬頭一看，不是別人。乃是刁虎，帶了張英、季德闖將進來。說時遲，那刁虎跨上一步，搶進來一把抱住了小姐往外就走。雲文同夫人假意來救，被張英、季德大喝一聲，明晃晃掣出腰刀道：「誰來送死！」眾人按應，一溜煙走了。夫人趕到門口，只見無數燈球火把、人馬驕夫，將小姐捺入轎中，如飛而去。夫人假意大哭，喝叫：「雲文，快些到順天府、九門提督那兩處衙門遞報呈去，老身明日親告御狀便了！」雲文這一嚇非同小可，忙忙躲出去了。

不言雲府之事。再言那刁虎搶了小姐，心中大喜，一行四口餘眾回太平莊而來。行到半路小橋邊，把馬一夾，才上橋，忽見迎馬頭「呼」的一棍，刁虎避不及，叫聲「不好」，「撲通」跌下水去了。張英叫聲「怎樣了？」忙上橋來看，「撲通」也跌下水去了。左右家丁一齊叫道：「不好了，二爺同張爺不知怎樣的，忽然都撞下橋去了，快來，快來，救人要緊！」那季德忙叫歇下轎子，趕到橋邊，一氣「撲通」、「撲通」跳下數名家人，鬧在一處，慌在一團，下水救人。這季德心中疑惑道：「怎麼好好的會跌下去？」

叫眾打手：「隨我看來。」一行人擺了轎子，跟隨季德來看，只見那刁虎、張英被眾人救起來，早淹得半死，濕淋淋的蹲在那河邊上，亂舞亂救，救在一處。猛回頭，見岸上的轎子有人抬回去了，季德大叫：「誰人抬轎？為何反到河那邊去了？」那轎越走得快了。季德叫聲：「不好，遇見歹人了！」忙領眾人來趕。上搭橋來，猛見一人大叫道：「桃花山大王全伙在此，往那裡走？吃我一棍！」就地滾來。季德大驚，忙舉棍來迎，殺在一處。這小橋上又不能容多人，季德又鬥不過，看看鬥到二口回合，那人回頭，見轎已去遠，便一棍將季德擄倒，喝聲：「饒你狗命罷！」回頭走了。

這邊張英換了於衣，喘息方定，見季德大叫：「張爺，不好了，人又奪去了，快快趕來！」刁虎昏頭昏眼的，聽了此言，不論好歹，踉踉蹌蹌的爬起來道：「快趕！快趕！」一行人又趕過橋來。只見那人奔河邊下去了，眾人拼命趕來。

來到河邊，只見河內一隻小船，那人跳上船，一棍點開，四個人搖槳，如飛而去。原來就是雁公子和雲小姐定下的妙計。那家內的趙素，就是小姐裝的，那搶的小姐是彩蘋裝的，那橋頭的強徒是雁公子裝的，那船上、轎上人等，是眾丫鬟裝的。只說是桃花山的強盜、一者使刁虎絕望，無處拿人；二者使老夫人次日假意告狀要人，使刁虎無辨。這都是才女的妙計，後人有詩贊曰：

天生才女果風流，定下機謀勝武侯。

虎穴龍潭能闖出，凡夫俗計盡皆休。

話說雁公子上船而去，這岸上刁虎，只氣得目瞪口呆，如活死人一般，便大叫：「眾人快快與我沿河趕去，如趕回，我公子定有重賞！」並說道：「重賞之下，必有勇夫。爾等果實力幫我的忙，但看這狗強盜走到那裡去？」一齊趕來。雁公子哈哈大笑道：「先叫做試試我的本事。」便左手取弓，右手搭箭，扣滿弓喝道：「我射你第一個的左眼罷。」

說著「嗖」的一聲，正中那前頭第一個家丁的左眼，大叫一聲，往後一跤跌倒。眾丁吃了一驚，吶喊一聲，回頭就跑，連刁虎也唬走三魂，嚇掉七魄，忙救起家將，回身就走，不敢追了。這雁公子哈哈大笑，搖櫓緩緩而回。不一時到了落賢莊，上了岸，夫

人早著人悄悄接回後樓不表。

再言刁虎回莊，氣了個臭死，自己又跌傷了，吃了一肚皮的水；家將又被射瞎了眼，哼聲不止，又不知是那裡的強盜，□分兇惡，自叫痛苦，鬧了一夜。次日起來，忙傳捕快並地方，四路緝訪強盜。正在忙忙碌碌，忽見雲又跑得氣喘吁吁的走來，口中不住的叫道：「不好了！禍到了！」刁虎忙道：「甚麼事？」雲文道：「你---你---你昨日搶了舍妹---妹，今---今---老母要喊御狀---狀了，豈---豈不連累了我？快些---些把我的那舍妹，仍然送回---回去還可以，以免生出別的事來罷。」刁虎聽了，大驚道：「這還了得！如今令妹又被強人搶去了，叫我拿甚人還他？」雲文急道：「怎怎麼講？」刁虎道：「令---令妹又---又被強人搶---搶去了。」雲文大驚道：「今番是完了！完了！」二人急在一堆。包成在旁插嘴道：「事已如此，急也無用了，只好如此如此，先安住了老夫人再講。」刁虎、雲文無奈，只得依計而行，不表。

且言雲府中雁公子次日起來，到後堂向夫人道：「我想刁賊此番吃了大虧，懷恨既深，訪拿必緊，姪與小姐都在家不得了。倘他聞知消息，帶人來搜，反有大禍。」小姐道：「恩兄所言極是。況哥哥不是好人，看出我在家中，必要走漏風聲，如何是好？」老夫人道：「計將安出？」小姐言道：「只有孩兒避一避才好。」夫人道：「你爹爹去後，舉目無親，只有常州武進你舅舅家，可以放心住得。只是路遠山遙，女孩兒家如何去得？」小姐道：「不妨，奴還是女扮男裝，帶老蒼頭夫婦並彩蘋去便了。」夫人哭道：「叫老身膝下無人，如何捨得？恨只恨這不肖畜生，弄得如此！」夫人無奈，只得寫了一封備細的書子，叫蒼頭王大夫婦並彩蘋都裝扮已畢，大哭一場，小姐女扮男裝去了。下文自有交代。這雁公子也改了姓，姓雙名飛，以號為名，悄悄投文翰林家去了。

老夫人思想：「此氣難出，不如告他一狀再講。」遂穿了誥命，寫了狀子。才要動身，忽見刁虎同雲文現了無數的禮物前來請罪。夫人一把扭住刁虎道：「來得好！來得好！我同你去見皇上去。」正是：憑空萬丈風波起，攪得三江水不清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